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本刊自今年8月號(總第54期)全部文章上網以來,訪問本刊網頁(<http://www.cuhk.edu.hk/ics/21c>)的讀者明顯增加;通過電子郵件遞(21c@cuhk.edu.hk)投稿的作者也為數不少。我們正逐步改進網頁,以加強與世界各地讀者、作者對話。歡迎網上讀者在網上留言,對本刊文章、編輯、組稿,乃至網頁編寫即時提供意見。

——編者

江東弟子今重來

8月號蕭功秦文章所揭示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極左勢力相匯合之可能性並非杞人憂天、空穴來風,實應引起人們的重視與警惕。近來極端民族主義與政治保守主義的合流已形成某種氣候。「五八」以後,在抗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事件的浪潮中,一種鼓吹退回到毛澤東時代「反美反修」的輿論急劇升溫,與此相聯繫,在理論和傳播媒介,對毛、文革及對50年代中期後中國歷史的評論方面,正沿着幾年來的軌迹從80年代初大幅度倒退。頌毛、讚毛已成為表明愛國立場的一項重要標誌。更有甚者,某些已有歷史公論的邪惡人物,如康生之流,又

已以新的正面形象——傑出的、時刻保持對敵鬥爭高度警惕的共產黨人——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然而僅僅為毛時代的極左招魂還不夠,如果不挑出「靶子」來加以口誅筆伐,尚不能把鬥爭落在實處。於是胡繩被選中,其罪狀僅是他在年初說了一句:解放後毛也陷入了他曾批判過的民粹主義。凡此種種,不禁令人產生困惑,既然毛時代這麼美好,又何必改革開放?鄧小平豈非多此一舉?

鍾阜 南京
1999.9.15

哈貝馬斯與所謂啟蒙原教旨主義

最近《讀書》第9期發表了一篇張汝倫批判哈貝馬斯的文章,並且將哈氏的原文〈獸性與人性〉作為附錄也翻譯了刊登。讀哈貝馬斯的文章,作為學者和作為5月8日以後的中國公民,感覺是有些矛盾的。作為學者的看法和作為民族成員的看法不一定完全統一。《讀書》儘管將之作「反面文章」處理,但為知識界的讀者提供了一讀這篇文章的機會。對哈貝馬斯的那篇文章,不抱偏見者讀了會更明白一些,懷有偏

見者,讀了以後大概也不至於偏見更深一些。

張汝倫的文章中說啟蒙的辯證法到了哈貝馬斯那裏成了啟蒙原教旨主義,還大大稱頌阿多諾。豈不知,1968年學生風暴的時候,哈貝馬斯只不過同造反學生唇槍舌戰,而阿多諾則把警察叫來對付學生呢!哈貝馬斯並不是沒有可以指責之處,說他是啟蒙原教旨主義也不是不可以,但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第一,對「啟蒙原教旨主義」的批判,只要這種批判是以理由為基礎的、或者批判者是力求以理由為基礎的,這種批判本身就是啟蒙精神的體現。從這點上說,對所謂哈貝馬斯的啟蒙原教旨主義的批判,或者是不講道理的(因而不必太認真對待),或者是自相矛盾的(以啟蒙反對啟蒙),或者是違反事實的。第二,對「啟蒙原教旨主義」批判的實際效果,要依在甚麼情況下作這種批判而定。在啟蒙在已經很大程度上成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成為普遍價值標準一部分的地方,對啟蒙原教旨主義的批判,可以起到揭露以啟蒙名義出現的罪惡和錯誤的作用,可以提醒人們,啟蒙既有建設性的一面、又有破壞性的一面(這也是一種啟蒙的辯證法!)。但是,在啟蒙還剛剛開始的地方,在啟蒙的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揮的地方,對哈貝馬斯的理論,確實需要有一些人從不同角度來作批判的考察。科索沃戰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哈貝馬斯在如此棘手問題面前也毫不迴避,我

很佩服他的勇氣。哈貝馬斯用他關於道德和法的關係、現實的民族國家公民身份和理想中的世界公民身份的關係的觀點，來解釋科索沃戰爭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主動暴露他的理論的長處和短處。對於真正有誠意理解他的理論的人來說，他對這場戰爭的理解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從哈貝馬斯的學術經歷來看，他是樂意讀到對他觀點的批評的。

施華 上海
99.9.24

全面民主與社會運動

90年代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討論甚囂塵上，號稱「自由主義」的一方了無新意，甚至還總結出所謂「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和認識論」來，簡直成了「泡沫自由主義」了，不能應對現實中的理論難題。貴刊8月號算是給大家一個提醒，井上達夫的文章不僅揭示出亞

洲價值的深層問題，更表明自由主義應有的戰鬥態度，文中對於亞洲多樣性的論述，實際上也能針對空洞的民族主義之爭。有關「共和主義」的文章，展示了歐洲政治思想的另一重要維度，在這方面，斯金納(Quentin Skinner)和珀柯克(J. G. A. Pocock)的研究已成為經典，甘陽在貴刊發表的一篇談政治改革的文章也提到這一點，故而希望貴刊對於這一思想脈絡多予關注。激進政治和全面民主的論題，其實需要在更確實的社會運動層面來理解，台灣近些年的社區運動、環保運動、女性運動一直很活躍，但也頗令人迷惑，很希望有識者來撰文解疑。劉擎的文章只涉及激進派的理論反思，倒顯出「激進理論的貧困」來，不及現實社會運動中民主的要求那麼鮮活有力。中國民主進程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妨歸諸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的軟弱(我們可以比照一下當年東歐的社會進程)，在這方面我們很有必要補上一課。

余焱 北京
99.9.22

兩種類型的革命家

由於學科局限，平時很少閱讀科學家的文章。偶讀貴刊99年8月號美國物理學家戴森(Freeman Dyson)的〈楊振寧——保守的革命者〉，不禁讚歎不已。這篇在楊振寧教授榮休晚宴上的講詞，不僅文辭精彩，而且意蘊深刻。當戴森教授稱頌楊振寧是一位「保守的革命家」時，他提出了科學史和政治史上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戴森認為，在科學和政治中，摧毀一個舊的結構比建立一個持久的新結構更容易。楊的思想風格正是循序漸進，「愛護過去，盡可能少摧毀它」。「破」與「立」的辯證性，在科學、建築和政治上具有共同點。當然，政治比科學更複雜，法、俄、中均匱缺華盛頓、富蘭克林式「保守的革命家」，並非僅僅出於政治家個人風格的差異，而是有着社會歷史方面的深刻原因。

李克 杭州
99.9.15

圖片來源

封面、封二 電腦製圖：林立偉；文字：金觀濤。

頁4 格魯克斯曼提供。

頁30、31 劉小軍作品。

頁42 胡志川編著：《中國百年攝影圖錄(一八四四年—一九七九年)》(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3)，頁47。

頁54 《新史學》，封面。

頁62 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封面。

頁65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封面。

頁68 汪暉：《汪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封面。

頁71 楊曉民、周翼虎：《中國單位制度》(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封面。

頁74 David Dyzenhaus, *Legality and Legitimacy: Carl Schmitt, Hans Kelsen and Hermann Heller in Weima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cover.

頁77 *Scientific American*, 23 (July 1999).

頁78 蘭友利：《街景之二》(1999)。

頁81上 吳敏：《彖》(1999)。

頁81下 黃河：《笑聲》(1999)。

頁82上左 王勇亮：《走過的人》系列之五(局部，1999)。

頁82上右 蘭友利：《街景之一》(局部，1999)。

頁82中左 沈擘：《人·景觀》之二(局部，1999)。

頁82中右 趙軍：《茶室》之十(局部，1999)。

頁82下 沈擘：《人·景觀》之一(局部，1999)。

頁83上左 屠宏濤：《大植物》(局部，1999)。

頁83上右 林晨曦：《肖像》系列之一(1999)。

頁83下 來源：《餐桌》(局部，1999)。

頁84 林晨曦：《肖像》系列之四(1999)。

頁88 沈擘：《人·景觀》之三(1999)。

頁92 Yin Xin, *Young Boy with a Red Hat*.

頁107、121、133、152 資料室圖片。

頁126 曹景鈞提供。

封三 毛宗種：《門前》之三(1999)。

封底 張芳：《山》系列之六(1999)。